



## 冷與熱

洪達鏗 4E (2014-2015)

2014 年恒源祥文學之星高中組一等獎（全國賽區）作品

旭日文學之星（香港賽區）作品

---

火車轟鳴著向前飛馳，駛進前頭的一片真空，又在後方留下一片更大的真空。

你抬頭望車窗外管道中那一小片狹窄的真空。真幸運，你想，真空裏沒有溫度，車廂裏的你卻是能感受到溫度的。

是的，你真幸運。就說你手上緊握著的手機吧，手機就是有溫度的。你感覺到它的溫暖，這溫暖在你手中孵化出一手心的汗。在這溫暖中你又觸摸到手機的微微震動。中央處理器飛速運轉著硬碟旋轉著電池顫動著，記憶卡在一旁靜靜地躺著。它是如此的溫暖，你的心禁不住也一下一下地震動著。你禁不住把它拿出來了。

你按下手機的開關，屏幕中頓時竄出一股光和熱。屏幕的溫度由二十七點五度上升至二十九點八度。你太熟悉這溫度。在那一千二百八十三次一模一樣的開機經歷中，你的心都跟隨著溫度的上升愈來愈快地震動，然後你的指尖就會熟練地在屏幕上遊弋，找到它所歸宿的那即時通訊軟件。

你一目十行地掃視了「最近對話」一行，卻沒有發現新訊息。於是你又一目十行了兩遍——這兩目對你有甚麼意義呢？你不知道，彷彿潛意識告訴你，再看兩眼之後就會有新的來訊。然而沒有。於是你開始焦躁了，你的心愈跳愈快，你的話不吐不快。用不著等別人發訊息了，你想，主動表達顯得更熱情。於是你的手指開始在鍵盤上跳起華爾芝，那曼妙而錯落有致的舞姿，加上「答答答答」聲的伴奏，使你覺得那簡直是一種優雅的玩意。

大功告成，你按下「發送」。手機震動一下表示「訊息已發出」。你狂喜的心已無法遏止，你眼中彷彿已看見那串二進制代碼以光速向你選擇的方向疾馳，突破車廂的圈子。

你已成就了一件偉大的事。你又彷彿看見自己穿戴著一身盔甲，打扮成古帝國的長弓武士，冷酷地斜望前方，將箭搭上長弓，把弓拉至極致——放手，箭便流星趕月地正中那人的心扉，融化那人的意志。你禁不住要自鳴得意。

你抬起頭，睥睨車廂內其餘的人群。你瞧見他們都和你一樣用著手機，但那優雅自是比不上你。你的眼睛檢閱掃視著每位乘客的屏幕：閃著絢麗七彩的是手機遊戲，白背景黑字體的乃新聞速遞，屏幕暗淡無色卻又接駁著耳機的自是音樂串流軟件。你彷彿感覺得到不同手機的溫度，你自忖：車廂角落三十三度的該是在玩遊戲；路線圖下的三十七度是在上網，那可有點熱了；還有最靠近你的欄杆邊那部四十五度——這可真不得了，鐵定是在充電。你看遍眾人的手機，驚歎於人體手指的耐熱。你又似乎看得見，或者說觸摸得到，又或者說感覺得到，一股燠熱而沉重的空氣在車廂內流動。那股熱氣來自每部手機的溫度，它帶動著空氣上、升、下、降、來、回、流、轉。那股空氣時而趨近，時而遠離，有時是三十六點四度，也有四十三點二度。你不得不隨著這股空氣轉變溫度了，你已忘記了自己是恆溫動物，以及自己原來是二十七點五度抑或三十七點五度。

你覺得有點過熱了。你的全身已籠罩著一層薄汗，手指也在屏幕上留下汗水的軌跡。你的心也跳得太快了，甚至與火車的速度不相伯仲。你覺得自己已足夠了解熱了，不過是傳導、輻射、對流。你覺得熱有點無趣。你決定降溫。

於是，你又掏出二十九點八度的手機——因為擱置一陣的緣故，它又回到二十七點五度。你在手機中找了又找，翻了又翻，卻找不到一個降溫的程式。無奈之下，你決定上網。網絡世界總會給你驚喜。你在這號稱「萬維」的網上攀爬了好一陣子，然而它未為你帶來絲毫的清涼，身上的一層汗水卻更厚了。

突然，由於訊號稍一窒礙或是手機的一時不靈光，這網突然斷了一截，手機上乍現白屏——你不知所措了。每當這象徵著「內容加載中」的白屏在屏幕上出現時，你總會不知所措地關上手機。那白光太刺眼，以致你看不到屏幕反光時所映照出的自己的臉。及至手機終於變成黑屏，你又在屏上看見自己木然的臉時，你才長吁一口氣，有了一絲的安全感。你再凝視自己那漠然無光的神色，終於笑了：你從中看見一絲幽幽的涼意。

然而，這涼意只持續了數秒。因為數秒之後，你收到了訊息。來自那人的回訊，滿腔熱血登時取締了一切涼意，你的心又開始劇烈跳動；你又穿上了那一套武士盔甲，準備迎接凱旋。你幻想著那傳回來的二進制代碼，排列的方式是一零一一零還是一零零一零一一。

你顫抖的手打開對話匣，然而卻甚麼都沒有看到——不，還是有些甚麼的，是一個零。不，這不是一個零，是個表情符號。一個帶著兩隻眼睛一張向上彎的嘴唇一張黃色的臉孔甚至沒有鼻子沒有耳朵沒有牙齒的表情符號。也沒有文字。

你的心有若被一陣暴風肆虐過。這風中大概還帶著冰晶，因為你幾乎要凝結了，凝結成一個顫抖的冰人。一個表情符號。你在心中不住地詛咒那蠟黃色的臉目猙獰的心術不正的心懷不軌的眼神閃爍的笑容不懷好意的口蜜腹劍的笑裏藏刀的表情符號。這就是你那段優雅舞步的回報。這就像你這良弓手遇上了更加強勁的對手，他把你的箭一把接住，將火熱的箭頭扔在一旁，換上冰冷的箭頭，轉而一支冷箭自你的方向回擲，正中你的心扉。你向後倒下，墮進一個深不見底的谷中。

終於，你掙扎著爬起來。然而你已不敢再望你的手機，於是你抬頭，轉移自己的視線至車廂中的人群。這次你的目光卻不停留在他們的手機上。你凝望他們一張張的面孔。出乎你的意料，他們手上雖拿著多熱的手機，但一張張臉卻是冷若冰霜的。那邊身穿西裝的是十二點九度，帶著眼鏡的十七點零度，穿運動鞋的十三點八度。你又感覺到那股空氣了。這次是冷空氣。不同於熱空氣的層層推進，冷空氣是直接的寒氣襲面，直接的把你凍僵，直接的凝固車廂內的一切。它使一切更沈重。它使一切下沉。你的心也在下沉，心跳也愈來愈慢，直至有那麼一刻，你甚至覺得它並沒有在跳。

你開始吃不消這冷與熱的交替了，你開始想，原來自己並不懂冷熱。傳導、輻射、對流，傳的可以是熱，也可以是冷。

熱脹冷縮的原理你早就學過，但你卻不知道資訊的膨脹如何將人與人拉得愈來愈遠；你也不知道人情的收縮如何將每一個人的情感壓縮在愈來愈小的物件上。你更不知道，

頻繁的熱脹冷縮已使這個社會裂痕處處，處於爆炸的邊緣。

你只覺得車中的空氣有點悶。

你又望出車窗外那一小片真空。你突然有了一絲朦朧的感覺：也許這車廂內也是真空。也許它不曾有過溫度，不曾有過冷與熱。

但那終究是一絲感覺而已。你沒有再想下來了。

火車依舊轟鳴著向前飛馳，駛進前頭的一片真空，又在後方留下一片更大的真空。